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第二十四回 黃繡球勸導學生 李太史進談公事

話說陳膏芝開檢衣箱，要取出一千塊的錢票子，帶出門去，誰知竟翻檢不著，又在枕頭箱、煙具箱各處摸索了一回，通身沒有，當時心上一呆，重新坐到牀上，瞪著兩隻眼睛，仔細一想，說道：「哼！哼！這又一定是你們伙計偷了去了，怪道他一出去，就是頭兩夜不回棧房，還當了得，待我即去拜了隨員大人，托他報竊。這三千塊錢，卻是我的血本，怎樣好叫他享用？他的良心，倒也好狠，便一古腦兒偷了去。」說著就匆匆忙忙上馬車出門而去。來到兩隨員棧房裡一問，那隨員大人將前腳動身，行李已上了輪船，人也出了棧房。趕到輪船上去問，卻好問著了，得以見面。那隨員聽到陳膏芝說失去錢票的事，竟不相信，只道是說大話，推托不肯，豈有被用人偷去三四千塊錢，一些兒不知？用人出去了兩三夜，也不查問查問？此時分明曉得我動身，拿此假話搪塞。心上著實不高興，便對陳膏芝道：「老兄破財，也是兄弟的財運不好，不必再談，沒有工夫再同老兄閒敘。承借的那一千塊錢，可惜已用散了，等兄弟此番到別處去，張羅到手，一定奉還老兄。老兄是三千五千，失去了不算什麼，譬如在上海逛了窯子，就結了，有個什麼說的？」說罷大笑，就有端茶碗送客的意思。陳膏芝什麼話都沒有說進，其時正在晚上，輪船上鬧烘烘的，不能久留，不覺垂頭喪氣而回。回來就望牀上一躺，開起煙燈，同他那用人噤哩咕嚕說了又罵，罵了又說，說定不出個主意，便糊裡糊塗，又在牀上睡著了。睡到半夜，忽然又坐起來，想到家中才丟了萬把還未破案，如今又丟了三千，怎樣好回去見得太太的面？身在客邊，所剩在棧中帳房裡，還存得幾百塊錢，隨員是走了，謀望不成，若再把這幾百塊用個乾淨，更反回不得家鄉，見不得爹娘，不如趁早回去，在太太面前只說都應酬了欵差隨員，慢慢的聽候差使的消息，太太從那裡去對證？差使望不到，太太也只好說是認個晦氣罷了。想定了便睡不著。

挨到天明，喊起了用人，說：「今日我們收拾回去，不要再在上海閒住了。」他用人一齊說道：「老爺難道白丟了三千塊錢，也不追問？既然猜著是我們伙計偷去的，也該報出去，到底查一查。照這樣一萬八千的都丟了不問，老爺家裡還有多少家私？小的們倒有些不懂。」陳膏芝銜著一口煙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忘八蛋的，既然偷了去已隔了兩三天，怕不已經跑掉了，他還在上海等我們去捉嗎？上海地方說聲有了錢，望外國一跑都很容易，曉得他這兩三天功夫，已到了那一國，那裡去查？或是回去把那太太所失的東西，吃住了本地地方官，還可望他賠個一半。這三千，問都不必問的為是。」那兩個用人聽說如此，又道：「早曉得老爺這樣大方，小的們就先下手偷了。如今被那個伙計一人受用，小的們倒不甘心，我們是要到莊上去，問那票子是怎樣拿去的？」陳膏芝道：「你們去問一聲也好，問了回來，我們就同棧房裡算算帳，作速動身。」果然那用人回到莊上一問，說頭一晚打過票子之後，第二天早上，就將票子兌了現洋而去，說是貴上去買洋貨送欵差大人，做門包使費用的。怎麼貴上並不曉得？我們號上只認得他是貴上的跟人，頭一晚的票子，貴上就交代在他手裡接收，因此不疑心於他，這可不與小號相干。」問的人沒得話說，回來告訴了陳膏芝。

陳膏芝道：「何如？我原說不必去問，如今他是取了錢跑掉了，我還為這事尋死不成？快快回去再說，不然，連剩的幾百塊又要飛了，只怕我們要流落在上海推東洋車子呢。」他用人不覺笑起來道：「這個不要說老爺推不動，連小的們也幹不來。既然老爺說要回去，就同棧房裡算清了帳，將那所存的搬了進來。」不多一刻，開了一篇帳，捧了幾百塊錢交代陳膏芝。陳膏芝說：「我們也去買點東西，帶回家去，再順便到虹口去回報一聲，說客是不請了，謝謝他們，叫他們免得怪我。」當時用人領命，伺候過足了癮，把行李挑上了小輪船，寫了一間大菜間的船艙。收拾停妥，叫一個用人看著，帶了一個用人，仍舊僱了馬車，一路買東西。到虹口，隨即上船而去。

看官，你道陳膏芝這件事何以這樣糊塗？又何以這樣捨得？其中卻有個原故，都是吃煙誤事。當日陳膏芝一到上海，在莊上打了匯票款子，將一千送與隨員，一千交代棧房，其餘兩千一千的兩張票子，隨手就交給那跟去的人，揣在懷裡，回來竟主僕二人都已忘記。主人既沒有問起，用人也沒有交出。及至那用人出去一天一夜，陳膏芝仍舊想不著，只當已放在箱子裡了。後來在箱子裡翻不到，心上才記起這麼一回事來，暗暗曉得是自己失手，不肯自認疏忽，情願吃虧，只卻是富貴公子任性執拗的脾氣，也是陳膏芝應該敗家，就這樣鬼摸了頭似的馬馬虎虎過去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那拐了錢票子去的用人，名叫陳貴，自從那日同他伙計們在青蓮閣吃茶，惚惚在人叢中遇見偷首飾的趙喜，回來曾與主人談起。隨後這陳貴又獨自一人，溜到馬路上遊玩，恰好又劈面看見趙喜。趙喜還要躲避，被陳貴喊住。趙喜不免心虛，生出一計，說：「我有馬車，在轉彎角子上，可一同坐了去看戲。」說時便朝前疾走，意在脫逃，卻被陳貴緊緊跟著，走了半天，裝著尋不見馬車，將陳貴邀入一家煙館裡，開了張燈。陳貴怕他又又要脫身，開口便問他所做的事。趙喜卻一口承認，便道：「你我好弟兄，我如今已同菱子成了家，住在上海，想要開一個洋貨字號，我就請你在號裡做個擋手，豈不比跟官做奴才強上十倍？你若合意，這裡不是說話的所在，可請到我相好的家去，同你細細的談談。」陳貴此時聽了，還想探明趙喜的蹤跡情形，要去報與主人，存個將計就計的意思，便道：「貴相知在那裡？能夠瞻仰瞻仰是極好的。這煙大家不會吃，我們就去罷。」說著在腰裡去摸錢會鈔，一摸卻摸著了兩張紙，拿出來一看，心上明白，是老爺交代他的兩張票子，忘記了交還老爺，趕緊仍揣到懷裡。

趙喜已會了燈錢，引他到了一家堂子裡，進門就叫擺酒。陳貴是初開眼界，登時吃酒豁拳，看著叫局來的妓女，擠滿了一屋子，吃到樂不可支，大有醉意，趙喜早就設下圈套，送他到一個妓女處歇宿。次日張眼看來，想著個中滋味，倒著實有些貪戀。未及起牀，趙喜已奔了來替他道喜，說：「這是要馬上擺喜酒，請媒人的。」陳貴一想身邊無錢，昨日的兩張票子是萬不能用。在懷裡摸了摸，幸虧還不曾失去，便對趙喜道：「我是一個大都沒有，要末你肯借我。」趙喜道：「這是小事，我就先借你一百塊。」便取出幾張五塊頭十塊頭的鈔票，替他付了腳，又叫擺個雙台。那妓女道：「還要看個兩桌牌才好。大清老早的，酒席也沒有吃得這樣早，看了兩桌牌下來，時候正好。陳老爺也要去再請兩個客來，鬧熱鬧熱。」這個當口，陳貴鬧開了心，意下一動，想著趙喜既然拉攏我，又碰把懷裡有這三千塊錢，本不是有心偷的，是無意中帶出來，可算得一件巧事，何不竟同趙喜說明，出個主意，我倆合做一個大點的生意。上海是外國世界，一向聽得人說，有錢在上海使用，一時查不清的。況且我那老爺是個昏蛋，要查也沒處可查，落得借他的一用。等我發了財再去還他不遲。便拉了趙喜，到後房間，說知其事。趙喜驚問之下，說：「如此趕快去把現洋提出，上海要躲過一躲。恰為我有個東洋莊的生意，今晚恰有東洋公司船要開，我同你去兌回這三千塊，在這裡吃過酒，即晚動身，上東洋走上一遭，切勿走漏消息。」

計議之後，二人托故出門，兌了現洋，送至趙喜所住的一個處在，安排停當，仍到堂子裡看牌吃酒，一面吃，一面商量。晚上又回到趙喜家中，果然菱子也見了面。此時陳貴利令智昏，又被趙喜籠絡，趙喜是怕放了他，壞自己的事，陳貴也怕離了趙喜，發不了財，當晚匆匆忙忙，果然上了東洋公司船。妙在陳膏芝一連幾日，本不追問，竟是他二人的運氣。後話暫且擱起。

再說黃通理、黃繡球兩處學堂，既已開辦，一天一天的興旺出來。過了幾個月，到第二天年春末夏初，調查地方上的學堂，有官辦，有民立，陸陸續續，也不下三四處，總不及黃氏夫婦所辦的頂真切實。始而還有人論長論短，後來也相安無事。畢太太又在女學堂裡附設了一所醫院。有些女學生在功課之外，就跟著畢太太學醫。黃繡球更是早晚用功，盡心教授。黃通理編出來的唱歌教科書，出了百十種，一時書坊裡各處翻刻，十分通行，連官辦的學堂，也買來作為課本。有幾種課本講體育的，極其有用，學生們讀了，學生們的父兄看了，都曉得一個人不論男女，要講究衛生的功夫，衛生乃是強種之本，能夠衛生，才能夠懂得體育的道理，從體育上再引到德育上去，自然聰明強固，器識不凡，不至於流入庸暗一路。黃氏夫婦教子弟們，卻就抱定了這個宗旨，只求由近及遠，由淺入深，大半還是靠著演說為多，所以那些學生們容易領會。半年以內，從黃氏家塾裡出來的，固然個個英才，從城西女

學堂出來的，也個個有點普通學問，不像尋常一班女孩子，只是嬌生慣養，養成功只會做人家奴婢的材料，成個粉骷髏、臭皮囊了。

話休煩絮，卻說當時那新任官府，年已半百，膝下無兒，所生一位小姐，異常疼愛，平時打扮男裝，當做兒子一般看待。上了十歲，並沒有裹腳穿耳朵，平時派了一個跟班，跟著在衙前衙後閒逛，儼如一位公子模樣，看不出他是小姐，一來年紀幼小，二來本是男孩子裝束，衙門裡上上下下，又都是少爺稱呼，因此人家都辨不清。有一天，這位小姐逛到街上，看見些孩子約莫同自己差不多大小，三個一排，兩個一排的過去，認是唱戲的小戲子，就頑皮笑臉的指著這些孩子們說道：「噲！你們上那兒唱戲？讓我去瞧瞧。」跟的人連忙止住道：「少爺不要瞎說，這是學堂裡唸書的學生呀。」那學生當中，早聽見了這位小姐的話，回說：「你才是戲子呢。」那小姐並不在意，跟的人卻上前把那回說的人打了一記。於是那些學生們都站住不依，嘴裡分辯了幾句。小姐見他跟班鬧出事來，就拉了他跟班回頭便跑。那跟班攙著小姐，三跨兩步，跑回衙門。

這裡學生們，原來都是女的，內中一個學生，被那跟班撲了一下，也不覺得，說過幾句，大家走開。走到學堂裡，學生們告訴了黃繡球。黃繡球想了想，這種小事，無須查問，只勸慰了學生一番，道：「是各處的學堂風氣，動不動走到街上同人家口角衝突，問其所以然，無非是人家少見多怪，嘴頭輕薄而起。這些少見多怪的人，譬如一群狗，碰著人亂喊亂叫，人若是弄急了他，說不定他就亂咬，所以碰著這種人，只有遠開他的一法。有個什麼計較？我們學堂裡的人走出去，更比別人不同，先要自己不失身份，便是人家先來惹我們，我們自己想來，要錯在自己，固然不可不認個錯；錯在人家，也只好平心靜氣的忍了過去，斷不可同那錯的人一般見識，當時鬧起來。如今有些學堂裡學生，或是鬧戲園，或是鬧茶館，每至約取了多少人，爭長論短，甚而因此挾制教習，挾制官府，這個裡頭，不必問是非曲直，先忘了做學生的人格，同那野蠻不學的人一樣，便算爭贏了，得了上風，也譬如人去打狗，打跑了幾只狗，有什麼威風？反落得一個粗暴的名氣。大凡做學生的，原要講合群，原要有尚武的精神，不可委靡不振。但合群是大家同心同德，擔任學界義務的說法，不是三五成群，靠著人多，動輒出言生事，學那下等人的派頭；尚武是要有志氣發憤做人，各人立定志氣，幹各人的事，不肯推諉落了人後，處處把精神打起，才顯得是有用之才。若是認錯了宗旨，只當是嘴裡吵得過人、手裡打得過人，這不成了一個光棍？又好比走江湖賣武藝的了，還算什麼學生？如今你們好端端的走路，卻被人家欺侮了去，論事原是委屈的，然而這個意外的委屈，真好比碰著了瘋狗，給他咬了一下，只算一時晦氣罷了。以後你們打學堂進出，不要三個五個走在一堆，人家就不礙眼，沒有閒話說了。」學生們聽黃繡球這番議論，都也不響。

恰好李太史的夫人李振中在座，聽了十分佩服。其時李太史正請假出京，住在家裡，李振中回去，就把那佩服黃繡球的話，無意中同李太史說了。李太史心中倒很有些不平，說：「地方官的奴才，就敢這般放肆，欺侮小孩子們？雖則黃繡球約束自己的學生，不叫多事，卻是此風斷不可長。兩三天後，這官正有公事，請我們吃酒會議，我趁便要說一聲，好讓他也做戒做戒他的奴才，免得日後作威作福，弄出大事來。」李振中道：「聞得這個官，人尚開通，比前任著實能夠辦事，究竟他那官辦的學堂怎樣情形，你可打聽些。至於這以過的事，似乎不必提及。他請你們吃酒，所議的是什麼事？倘然不相干，不去也罷。」李太史道：「無非是為籌款的事。我本想不去，幾位朋友說，要還他一個面子，去走一趟。好在去了跟著大家說話，我也不肯自出主意。」李振中道：「這卻不然，要看他籌的什麼款，說的什麼話，如果於地方上有益，說得有情理，自然應該贊成他，否則就當面回絕乾淨，不要兩面敷衍，找些事情在身上。」李太史道：「我原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過了兩三天，李太史去拜了那官。請到花廳上，只見在座的都是那官的同寅，紳士才來了一位。坐定送茶，寒暄幾句，陸續到齊。除了官場，紳衿共是五人。五人當中，有一個是新近從北洋回來，年紀極輕，氣象極闊，卻與李太史不甚相熟。彼此談了一回，話不投機，幾乎抬槓。那官一看不對，就叫擺起酒席，分為兩桌。送酒的時候，讓李太史同這年輕的人各據一個首席，這才各就坐位，講到正文。要知所講正文如何，下回接敘。